

借院的世界



●画家借院 朱旭洁 / 摄

■王柔仪 / 文

《化景为境》，是画家借院 2022 年的新作。受“两山”理论的启发，借院将安吉美景化作笔下意境，以其独创的“墨笔炸墨”光境画风，破众生之相而后为时代立相。

山非山，水非水。山之精华与水之曼妙，在纸上幻化。一如过往的作品，借院的画有很强的个人符号，堪称“借院三法”。挥洒的“雨点”，纵横的“乱柴”，错落的“芭蕉”，在交叠中达成恢弘的和谐，曲折而又坚毅。正如借院本人。

认识作品，是认识借院的第一步。潜心研艺三十载，借院隐在湖州小城，与画为友，以神秘示人。他的社交范围不断缩小，精神空间愈发自由广袤。在那里，他为自己打造了心灵圣殿，时时向内观照，他构建了独有的语言体系，常与自我对话。

距离上次采访已过去三年。借院将画室迁至自家小屋，“三法”的演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他说，家里安静，环境杂质少，更便于燃烧。

在借院的语言里，画画是一场燃烧。“人是炉子，感情是火。幻化就是要以情化物。”他解释道。“鱼进来烧，竹子进来烧，山进来烧，水进来烧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皮没了，肉没了，表象没了，剩下万物的骨骼。”

六万张画作，是借院燃烧的痕迹。每一次提笔，他在贝多芬《命运》的助燃下抗争，或在《田园》的熏染下升温，抑或在《欢乐颂》跃动的火焰间舞蹈。他会忘记周遭的一切，甚至忘记自己叫杨文科。他只知道，只要借他个院子，他就能还世界一场燃烧。

告别杨文科

1959 年，杨文科出生于湖州。幼时便跟随曾在省教育厅工作的母亲，走进安吉山区支教。在他生活的院子里，住着许多老教授，他跟着师父们学书法、学武术、学音乐，感受着艺术的熏陶。

拜万人师，习百家诀。在如此氛围里长大，杨文科很快有了自己的造诣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年轻的他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，获兰亭杯全国书法比赛一等奖，又为湖州飞英公园内一块赵孟頫字迹碑代笔，一时声名鹊起，成为人们心中“大器早成”的艺术家。

年轻的杨文科，最爱画虎。勇猛、无畏，这也是彼时的他的内心写照。荣誉纷至沓来，而杨文科并未被其拽住脚。他潜心临摹欧、柳、颜等名家作品，力求得欧之方劲、柳之清刚、颜之雄浑。然而，正当他追溯至唐代书画艺术时，逐渐陷入了沉思。

“什么是艺术？”杨文科问自己。“汉朝有陶罐，元代有青花。当我们看到一件历史器物，根据它的特征就能分辨朝代。书画作品也是一样的。艺术，它应是时代的面孔。”杨文科领悟到一味的沿袭无法推陈，如果有书画都契合古人审美，那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面孔是什么？

不惑之年的杨文科，决定为自己解惑。那是 2004 年春天，他在安吉天荒坪看竹写生。那日微风柔和，竹

别上场，有时雨点演主角，乱柴唱配角，有时芭蕉作明配，有时作隐配。而他自己，是幕后拉皮影戏的人。

“三法”的形成并非一念之间，它更像是借院哲思的沉淀。对于“借”，他也借出了新的含义：“作画时，我们借景，借万物。我们借音乐，借武术，借风声。我们所能看到的、触碰到的一切，都不属于自己，都不是永恒的。”

要赋予借来之物以感情，需要开拓崭新的自由的意境。“三法”是器，更是一把直击灵魂的宝剑。

非实用的新秩序

2013 年，借院的“画竹三法”在香港公之于世，引起海内外艺术界的关注。同年 11 月，借院代表作《弁山》《春秋》二图入展法国卢浮宫中国书画艺术邀请展。作为中国艺术家代表团成员之一，借院赴法国进行文化交流，其作品也被法国枫丹白露宫、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收藏。

有《美术报》评论：借院深厚的书法功底和对书画的领悟，建立了中国书画界一种非实用的新秩序，体现了书画艺术的纯粹性，构建当代中国书画的新式样，架构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形而上的艺术精神。

“非实用的新秩序”的构建，同样在于破。秩序一旦形成，几经强化，极易变成藩篱。在森严的旧秩序中，很难孕育创新。而借院要构建的，是动态的新秩序，他不断地推翻此前的创作，将幻化视作长期修炼，艺无止境。因此，当被询问哪幅画作最满意时，借院摇头说并没有。

行走在漫无尽头的曲径，借院总是痛苦，也总是顽固。前年，正当“三法”的各自演绎趋于成熟时，借院决定将它们放在一起，在一张纸上共唱一出戏。周围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可借院习惯了孤独，从众才是他的恐惧。

不破不立，这一底层逻辑不曾动摇。“一改以后是一塌糊涂，变化太大了。相当于一个机器里的零部件重新组装在一起，不成东西了。”这两年，他钻研着如何让“三法”达到心目中的和谐，先是演绎梅花，再是演绎山水。“或许明年，我的梅花就好了。”后年，山水也能好。当然这所谓的好也是阶段性的。”

自谦是借院在长年研艺中习得的秉性。他对自己越来越严格，不满足是他向上的车轮。他为自己作画定下条例，为十个不可。一不可构图，二不可布置，三不可留白，四不可透视，五不可渲染，六不可破擦，七不可有意夸张，八不可故意变怪，九不可等千再画，十不可画后修饰。这些今古画家可用、常用的惯法，借院一反其道。

“我们的时代到了向空中发展的时候。”借院说。而通往云端时代，要先穿过一条发散的雨道，才能进入平和广阔的，形而上的世界。

大地上的忧患，借院也有过——面包是否足以果腹？人言是否难测？可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“你不能说因曲径仅此一入，道就不值得追寻。”立在原地，也是一无所有。那就不妨放肆一点，大胆一点，去那无尽的旷野里，燃作一团白日火焰。

采访后记：

“凡是竭尽全力趋向中心的人，凡是努力趋向真实的存在、趋向完善境界的人，外表看来总比热情者要平静得多，因为人们并不总能看见他们灼热的火焰。”

借院便是如此一人。初见时，我们谈话。他偶有停顿，等我做笔记。我一抬头，他流物的思路又滔滔不绝地跃然而出。他是牙然的，也是渴望的，他需要有人读懂画中的怒吼与沉默。

而后，我们谈创作。从“三法”到燃烧，再到立相，他传递的意境洗礼着我们之间的空气。于普通人而言，能从艺术中获得什么？或许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。抛除功利性，感受艺术并非需要某种目的，或达成某种共识。感受应是自由的，也是自我的。

最后，我们谈人。借院坦言自己是矛盾的集合体。他也曾忧虑过与众不同的画风是否会把自已拉得太远，可人就像俄罗斯方块，一旦合群，一部分自我就会消失。他保持棱角，是为守住那颗赤子之心。而赤子之心，正是他院子里最璀璨的钻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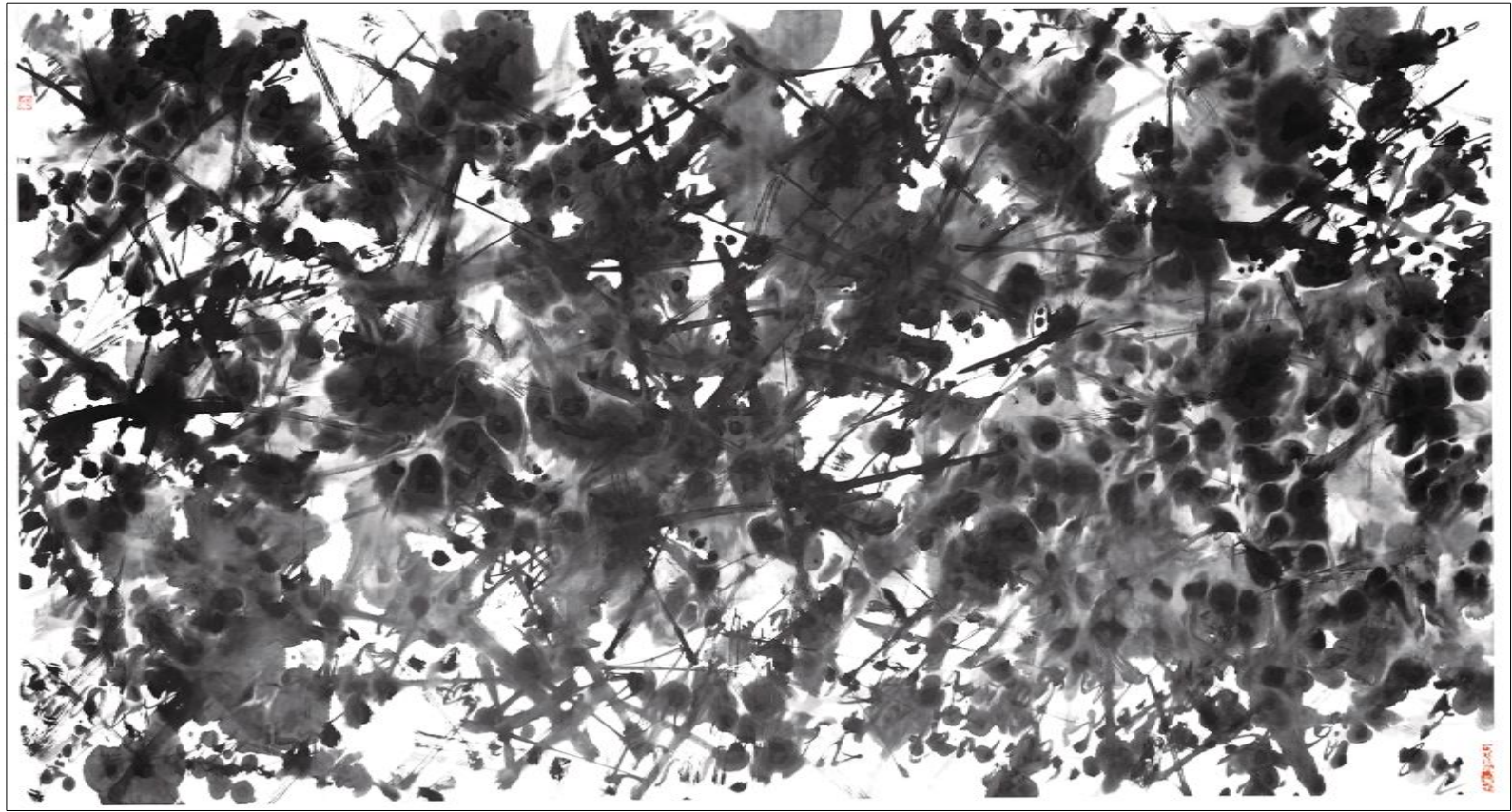
●借院作品：《竹海》 2016 年



●借院作品：《化景为境》 2022 年



●借院作品：《不借东风花不开》 2022 年



●借院作品：《墨梅》 2022 年

借院作品赏析



●借院作品：《大开宇宙——幻化西塞山》 2021 年



●借院作品：《借山》 2020 年



●借院作品：《环宇回春》 2020 年